

春姑娘已悄悄出发

□ 庆红 (安徽合肥, 国企职员)

“身外闲愁空满, 眼中欢事常稀。”乙巳年的我, 真是一言难尽。正月刚过, 多年没发作的眩晕症又犯了, 寻医, 看病, 煎中药。我这边还没有好利索, 那边就陆续接到老娘被狗咬伤, 儿媳被三轮车撞骨折的消息, 紧接着父亲二次脑梗又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。

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, 我日日都在奔跑。

“一九二九不出手, 三九四九冰上走。”早上坐公交车去医院, 听到一个小朋友在唱数九歌。数九在合肥就是入冬的标志。虽然无北方那

种泼水成冰, 零下十几或几十摄氏度透到骨头里的冷, 但它阴郁, 湿冷, 漫长, 不讲理的风到处乱钻, 照样会冻得人脸颊通红, 伸不开手脚。

我是不喜欢冬天的, 特别是这样天天需要起早, 日日需要出门的冬天。可季节的转换, 又有谁能置身事外? 飞雪跳起了舞蹈。透过窗户, 我发现住院楼的后面, 一望无际让人心血活络、激情豪迈的庄稼地已被收割。突然, 就开始怀念那些高粱, 那些玉米, 那些浩荡的秋日阳光, 以及那些爱在庄稼地上起起落落的小鸟……

世间许多愁绪, 都是“怀念”带来的。似抚慰, 也像问候——一朵明丽的黄, 竟在护工王姐的牵引下, 来到了眼前。王姐说: “妹子, 腊梅开了, 满树都是, 可好看了! 你下楼去看看呗!”

楼下的小花园分明是一群演员在候场——我不仅看到被古人称作“寒客”的腊梅, 一朵挨着一朵, 开得正欢。还发现它近旁的梅树、茶花也花芽膨大, 细微处, 更是发现衰草的中间部有绿色萌出。

冬是积蓄, 更是一种沉淀。暖意, 就在我踏入花园的瞬间涌起。



腊月喝杯冰奶茶

□ 陈慈林 (浙江杭州, 国企干部)

农历乙巳年腊月初五, 天气预报此地最低气温跌至零下8摄氏度。午后3时许, 我与妻子才从这座新兴的旅游小县城的宾馆出门, 逛到几百米开外的网红桃酥店和奶茶铺。两家店前, 各自都有长队, 倒是一番热闹景象。桃酥店前的队伍足有百米长。店家仿效高铁站用隔离栏维持安全。桃酥店面积不大, 出来几人再放进去几人, 每人限购5包。我俩足足排了一小时队, 才提着一大袋招牌桃酥挤出门。掏出桃酥咬一口, 仔细品味, 感觉与以往吃过的桃酥没有什么区别, 不禁苦笑。

隔壁奶茶店更夸张。门口有一个供顾客拍照打卡的卡通台, 几行醒目大字先声夺人: “2025年12月20日, 本店单日传递温暖, 5小时破吉尼斯世界纪录10942杯, 12小时超两倍刷新原有吉尼斯世界纪录22862杯, 平均每1.9秒就有一杯温暖被稳稳递出……”

我从未喝过奶茶, 七八个品种, 不知点什么为好。人流涌动, 容不得我细想, 随口点了杯“酒酿圆子”。又等了足足一小时, 才在显示屏上看到我的号码, 拿到手里隐隐感觉不对: 冬天应该喝热奶茶, 怎么我感觉有点冰手?

不及细想, 插入吸管吸一大口, 竟是一嘴冰渣, 怎么是杯冰奶?

挤进店堂交涉, 店员核对订单后说: 酒酿圆子只能做冰的。

我定睛一看奶茶品类表, 核桃大的酒酿圆子四字旁, 有一个小小的“冰”字。

平生第一杯奶茶, 喝得我正宗冻住! 也许, 店家的考虑是无论到桃酥店排队, 还是到奶茶店排队, 轧一个多小时闹猛总归是热身运动结束, 喝点冰的不是很爽吗? 反正对我来说, 扔掉舍不得, 喝下真难受。幸亏肚里有火气, 否则真的冻出病来。

